

台湾)卧龙生 著

逗笑血连环⑥

秦宝宝系列



洞房花俠

下



洞房花侠

台湾·卧龙生 著

下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独家版权 侵权必究

敬告读者及同业：

本社近期推出的港、澳、台作家所著的武侠、言情作品，已经签约获得印制发行中文简体横排本的授权。并已经有关部门鉴证。

敬请读者及同业体谅本社尊重版权的诚意；也敬告同业，请勿在本社已取得的授权期内印制发行该作品，以免引起诉讼。

责任编辑：阿 践

封面设计：明 鉴

逗笑血连环^(台) (台湾)卧龙生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

玉河印刷厂印刷

389 千字 787×1092 毫米 1/32 开本 18 印张

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000 册

ISBN 7-104-00578-1/I·237 定价：110.60 元

新登(京)字第 150 号 邮政编码：100086

转眼之间，十余把铁锹与两柄铁镐已被众人分得一千二净，柴房内顿时响起了“叮当、扑哧”的挖土刨地之声，一场“挖地”运动展开得热火朝天。

秦宝宝这回却没有亲自参与进去，她不是不想与众人一起挖地道，而是她的动作稍慢了一些，既没有抢到铁锹，已没有抢到铁镐，这叫她如何去挖土，总不能用手吧。

她本也想用袖中的金匕首来挖，可是金匕首与铁锹相比简直不是一回事，用它来挖还不如不挖。

而且，秦宝宝在不经意地瞥到席如秀忙碌的身影时，她又忽地想起自己的金匕首上挂有方自如送给她的玉坠子。而这个玉坠子原本是席如秀的，她怕让席如秀看见，日后会落得个“贪污受贿”的名声。

故而，秦宝宝干脆就未去帮众人挖地道，她也并没有“鹤立鸡群”的感觉，因为还有一个人也与她一样在袖手旁观，丝毫不为所动，而这个人先前在搬运干柴时就是这副模样。

秦宝宝没有因这个人又在偷懒而大为光火，她知道这人并非是出于本意，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

原来，这个人不是别人，他正是“小手”罗直。

其实罗直何尝不想帮众人的忙，但他已失去了双手无法去做，只有干叹气而旁观。

女人的心是最细的，秦宝宝当然了解罗直此刻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。

她不愿意看到他过于自悲，便快步上前说道：“罗直，你到左边去做监督，发现挖出地道立即叫我，并不许沈沉鱼他们偷懒。”

罗直感激地看了一眼秦宝宝，他终于有事可做了，而不再是一个什么都做不成的废人了。

秦宝宝没有再多说一句话，一转身走了。

她不仅是到右边去巡视席如秀等人的工作，而且她还怕自己话多说了嘴，让罗直听出是自己在没事找一件事让他干的，那样就会起到相反的效果，而不是让罗直感到安慰了。

秦宝宝背负着双手站在席如秀等人的身后，不禁点了点头，但她的目光之中也不乏焦灼之色。

因为她看到席如秀等人干活挺卖力，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已经挖出了一个坑，可令人遗憾的是并没有找到地道。

但宝宝又有什么办法，她只有耐心再耐心地等待。

可是秦宝宝却未注意到，在罗直负责监督的左面工地上，竟然真的有人在偷懒，而这个人却是一贯对她唯命是从的侠盗方自如！

方自如突然间胆子怎么变得如此之大？他竟然连秦宝宝的命令都敢反抗？

非也！他是在做他自己的打算。

方自如从来就未想到过要违背秦宝宝的旨意，从前不会，现在就更不会，而且他还想比所有的人都卖力，最先挖到秦宝宝猜想中的地道。

那他又为何一直站着不动手呢？

原来，方自如刚开始也手持铁镐砸碎了几块柴房地面上的砖，可他却又发现所有人都在盲目的东敲西挖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地道的所在，只是在一味地挖掘。

方自如渐渐觉得这样的做法属于盲干，说不定挖了半天也不会找到地道，非但揭不开地道之谜，反倒累得人人一身臭汗。

方自如已彻底地冷静了下来，先前的那份冲动与紧张情绪不复存在，他决定静下心来好好推想一番，以求想到一个更好的办法。

可事情并不像他想象中的那样简单，就连秦宝宝这么聪明的脑袋瓜子，也只想到挖地三尺的办法，他又能有别的好主意吗？

考虑的结果，以方自如的自愧不如而告终。他想了半天，还是觉得没有比秦宝宝的办法更好的了。

方自如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他只得重新又举起了铁镐，准备加入挖地道的大军。

就在他插进队时，他突然发现了一个现象，他看到所有的人基本都是在柴房的中间部分挖掘，而且一会儿工夫已挖得很深了。但结果正与他所想的一样，根本没有地道的影子！

方自如好似从中悟出了什么东西，可他正要进一步细想之时，却感到有一个人的眼睛正狠狠地盯着他。

他颇感奇怪地望去，见那人原来是子午岭刑堂大执法阴离魂。

阴离魂的一双眼睛够狠，他本就不喜言笑整日挂着一张

脸，再加上把眼睛一瞪，活脱脱的一个“钟馗”。

阴离魂之所以要用眼睛瞪着方自如，是因为柴房内的土质十分坚硬，内含许多杂石，每铲一锹土就需用铁镐刨几下，而唐老鸭只拿来了两把铁镐，就更增加了难度。

其中，一把铁镐就为阴离魂所使用，到现在他已记不清刨了多少下，反正他自我感觉还不错，刨的土及范围还能跟得上谢灵均等几人数把铁锹挖土的节奏。

但是，阴离魂也因太卖力，而已汗流浹背了，他见已有大半人高的土坑内还有一部分松土够挖几锹，便趁此空隙喘息片刻，而且顺带看看另一边的进度。

阴离魂伸长了脖子，将视线越过坑旁的土堆望了过去，不由得自慰不已。

只见在秦宝宝督工的另一边，情况要比他们这一边更惨。那里没有铁镐，只有莫奇的一双铁手在拼命地刨地，虽然挖掘的速度也不慢，土坑也有半人高了，但“铁手”莫奇可累得不像人形了。

看着莫奇脸色惨白，喘着粗气，流着豆大的汗珠，弯腰在坑内刨土的惨状，阴离魂觉得相比起来，自己要轻松多了。

他又来了精神，搓了搓手，重又精力充沛地拿起了铁镐。

但就在他将铁镐高高举过头顶的同时，他不经意地看到了负手而立的方自如，本来他并不在乎谁多干谁少干，可是他却又看到了方自如手中攥着的铁镐！而且方自如看着他们干活样子显得还若无其事，不以为然。

阴离魂恼怒了，他认为方自如是在有意整自己，因为如果方自如与他一样用铁镐刨土的话，他也不至于累成这副模样。

换个角度，就算方自如不肯帮他，他也就认了，可不去帮“铁手”莫奇似乎没有道理可言。但方自如看到莫奇受着洋罪竟还若无其事，好像正用铁镐当拐棍玩，挖地道跟他没有关系似的。

阴离魂想发作又忍住了，他觉得这不是时候。

他知道，只要他一对方自如大发雷霆，必会吸引众人的注意力，而导致停工。这样的话，本就焦急万分嫌挖掘进度太慢的秦宝宝，不仅只会大骂方自如一人，还会指责他自己。

这种吃力又不讨好的事，他暂时还不想去做。

不过，他又在心中暗道：“好你个方自如，眼下先饶了你，等回子午岭后，我老阴非教你尝尝刑堂的刑具是个什么滋味。”

想到这里，他一弯腰，兀自又卖力地刨起土来。若他再不刨的话，谢灵均等人可就要因没有土铲而要向他瞪眼睛了。

方自如一开始看到阴离魂的眼神时，他也吓了一跳，他知道阴离魂只是在对犯人用刑时才会有这种眼神，而自己并不是犯人，阴离魂为何这样看着自己呢？

方自如百思不解，他也没有精力去考虑这个问题，他现在脑袋里所装的全是怎样能找到地道，就这个已够他头疼了，他哪里还有心思过多地顾及其他？

方自如决定暂且不去刨地，而是再仔细地查看一番，他的敏锐眼光又在柴房内四处搜索了起来。

他的目光落到了秦宝宝的身上，然而秦宝宝却没有看他，宝宝正背对着他，低头看着莫奇等人挖掘的进度。

方自如遂又将目光移向了别处，可最终他还是一无所获

地将目光收了回去，他还是没有发现具有参考价值的东西，他只得摇了摇头，暗叹自己黔驴技穷，自愧无能了。

就在他彻底失望，心思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之时，他不经意地看了一眼谢灵均由坑内铲出的土，顿使他灵感突显，茅塞大开，大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。

因为方自如发现，谢灵均铲出的土内仍夹杂着碎石之类的东西，这就证明土质仍十分坚硬。

方自如虽不及沈沉鱼有名捕特具的推断能力，但他的追踪及搜索能力却远非沈沉鱼能及，故而他由铲出的土做出判定，阴离魂他们根本就别想挖到地道。

也就是说，在柴房中部挖到天亮也无济于事。

因为以他的分析，如果阴离魂他们几人挖到地底下有地道的话，那么，那个方位的土质就会由于地底有人挖掘地道的缘故，被震得较松，而决不是像现在这样土质如此的坚硬。

可既是如此，难道说是秦宝宝与沈沉鱼的判断出现了错误？莫非柴房内根本就没有地道？

不尽然也！方自如却未这样肯定地认为。

他认为既是柴房中部没挖到地道，那么柴房四周的边缘就成了最大的疑点，地道口很可能就藏在不起眼的边边角角的地底下。

方自如虽也无十分把握，但只要有一线希望他总是要试一试的。

只见方自如提起铁镐，走到了柴房的墙边，他顺着墙角往前缓慢地移动着脚步，每走一步，他就用铁镐在地面砸一下，以期有奇迹的出现。

不消片刻，他已按顺序一步不漏地走完了三堵墙边，仍没发现什么，如果最后一面墙角下也没有情况的话，那就证明柴房内真的是没有地道，众人皆白忙乎了一场。

方自如抱着最后的唯一一丝希望，其实，他已几乎不抱希望，因为这最后一面墙边看上去与先前的三面没有不同之处，好像是告诉他不用再费周折了。

方自如显得有些沮丧，他垂着头无精打采迈着步子，已然是漫不经心地走了过去。

一步、二步、三步……

眼看他再迈出最后一个步子，就要结束他的“审查”了，他的心情顿时低落到了极点。

想到自己非但没有在秦宝宝面前争到功，反而会被众人误解为偷懒而挨骂，他都快要哭出来了。

方自如想得一点都不错，他若是找不到地道，真得不会有好下场，秦宝宝与“小手”罗直早就盯上他了。

秦宝宝是什么人？她是何等的机敏聪颖，方自如未干活她早已看到了，本来她决定要好好克他一下。但看到他怪异的举动，宝宝决定先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，遂一直装作未看见。

而“小手”罗直的眼睛里更不会揉进方自如这个“偷懒砂子”了。况且，他又是左边的监督，他有责任，有权利处罚方自如。

可他转念一想，自己也是站着未干活，又何能责怪他人？虽然他是有原因的，但他却最怕别人说出这个原因。故尔思虑再三，他只得作罢，做一只猫头鹰——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。

但“小手”罗直也觉得方自如有些古怪，他便在暗暗地偷

窥之，一探究竟。

“小手”罗直能放过方自如，可秦宝宝断然不会这么仁慈，一旦她发现方自如真的是在偷懒不干活，她要好好地跟他算帐。

照目前情况来看，方自如的末日就要来临了，可他自己却还蒙在鼓里。

但见方自如轻轻地将腿迈了出去，他的右脚踏在了他视察的最后一寸土地，两堵墙的交界处——墙角。

他的右脚落下去的第一个感觉，就是仍是坚硬的地面，没有任何反常。

方自如还是不甘心，他在准备收回脚的同时，已举起了手中的铁镐，欲困兽犹斗般地做最后一刨。

可就在他刚要将右脚抬离地面，却感到抬不起来了，他的整条腿，甚至整个身体都在下沉，他踩到机关了！

而这个机关正是唐情在这里发现了一只手后，轻而易举地找到的另一条地道口。

现在，这个机关终于被方自如有意无意间找到了，却比唐情费的力要多上几倍、几十倍！

方自如也猛然悟到被自己找到地道入口了，他在心中大喜之时，却又大叫了声：“不好！”

因为他的身体正在急剧下沉，而这个地道口他尚不知有没有陷阱之类的杀人机关，如果有的话，他若不采取应对措施阻止身体下沉，性命岂不休矣？

方自如心中一凛，他急中生智，只听他口中大喝一声：“嘿！”丹田一运气，真气上提，施展出了他的轻功提纵术。

随着大喝声，方自如的身体已蹿起老高，并在半空翻了个漂亮的弧线，落在了他身后已经过查探的地面上。不过他手中的铁镐却掉进了洞内，传来“咚”的一声着地声。

这一回，他总算实实在在地站住了，脚没有再陷下去，人也没有再往地底下沉。

方自如轻吁了一口气，为自己能及时逃脱险境而庆幸。

他定了定神，就要上前去一观仔细，方才他还没来得及顾着看上一眼自己踩出了什么样的机关，只一心想着如何逃命了。

可他却又发现，自己还是往后退得越远越好，因为他看到秦宝宝与“小手”罗直已飞快地从他身边一擦而过。

而且，他还听到身后有一股风声和一阵杂乱无章的脚步声。

方自如扭头一看，着实吃惊不小，原来以席如秀打头，“铁手”莫奇殿后，众人组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向他这边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。还好，他们是冲着地道口而去的，不是针对方自如。

方自如站着未挪动一步，他也知道这一点。否则，他早已吓得蹿到房顶上去了，哪还敢站着不动？

当他回过神来，想到那是他自己的劳动成果，为何要让别人捷足先登之时，他已再无法享受“开拓者”的特殊待遇了。

在方自如的身前，众人早已围成了一个圈，将他发现的地道口包围了起来，而且严丝合缝地让他根本看不到圈内的情况。

无奈，方自如只得自认倒霉，他快步走上前去，站在圈外

踮起了一双脚往内观看。

但见圈内有一个特权人物十分让他眼热，这个人既未干活，也未寻找地道出口，而这会儿她却正站在离地道口最近的地方。

不过，方自如也不敢有半句怨言，因为他看到的这个人，正是他敬如神灵的秦宝宝。

※※

※※

※※

秦宝宝此刻正专注地看着被方自如踩出的地道口，她不禁在暗自赞叹这个地道口隐藏之巧妙，以致于她领着众人白淌了一身汗。

但万幸的是，终究还是找到了地道入口，虽说不是她亲自找到的，她对这一点也觉得很遗憾，但却至少证明了她与沈沉鱼的推断是正确的，只不过是挖错了地点而已。

不仅是秦宝宝与席如秀一千人等对地道表示出了惊叹，就连伸着脖子的方自如看了也直咋舌。

他看到地道口不但隐藏得十分隐蔽，而且机关设置得也十分巧妙。原本是一块块地砖铺就的墙角旮旯，已成了一空空如也的洞。

洞口虽不大，但却刚好能容纳一个人的身体，多一个人都不能通过。

像席如秀这样的大胖子，他要想钻进这个洞口，可得花一番工夫了。

其实，这个洞口并不只这么大，而是因为机关未完全打开才形成的，要不然不仅就席如秀进去会绰绰有余，就是两个席如秀加在一起也无妨。

然而，包括秦宝宝在内，他们风风火火忙了半天，就是为了寻找这个地道口，现在既已找到了，他们兴奋还来不及，又怎会去想那些东西。

他们在欢呼之余，唯一想的事就是钻进这个地道口。

可是，众人又面临一个新的棘手问题，他们谁也不敢贸然进洞，因每个人都不知道洞内有没有埋设机关。

秦宝宝当然也想到了这点，她站在地道口的最边缘，凝眉慎思地望着黑乎乎的洞口。她不吱声，众人也没有一个说话，所有的人都在等她做出决定。

忽地，宝宝用力将双眸一睁，众人一看她这副模样，便知她已考虑好了。

秦宝宝确也想好了主意，她觉得不能再耽误时间了，她认为在柴房已内耽搁得太久，故而不想再稍迟片刻，她要立即带头下地道，一探地道之内到底有什么秘密。

其实，从她率领众人搬柴挖地道直至方自如找到地道口，前后用的时间并不多，只是由于她心忡焦急，才会觉得过了很长的时间。

在众人目光的注视下，秦宝宝一回头，对他们道：“我先下去，你们依次跟进，不要争、不要抢，一个个来。”

说完，她又一扭头，就要从洞口跳下去。

“且慢！”有人高喝一声道。

秦宝宝一愣，她止住身形，回头看时，一个人已走到了她的身边，正是“笨手笨脚”冷小肝。

秦宝宝不解地问道：“冷小肝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冷小肝道：“宝少爷，你千万不要跳下去。”

秦宝宝疑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冷小肝道：“我对江湖上各种地道都略知一二，像这个隐蔽如此巧妙的地道口，都是用来做重要事情的……。”

他的话尚未说完，秦宝宝已打断道：“这个我知道，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。”

冷小肝急道：“宝少爷千万不要这样认为，诸如此类的地道都必设有机暗器，冷某劝宝少爷还是三思而后行。”

秦宝宝闻言怔了怔，冷小肝的话很有道理，她不得不信。而且冷小肝又是人人皆知的设置机关好手郭超然的徒弟，他的话就更可信了。

可是，宝宝又犯难了，她总不能因为怕死而在此卡壳，那不是前功尽弃吗？不行！

秦宝宝的倔脾气又上来了，她对冷小肝道：“你提的忠告很有价值，我注意小心就是了。”

说完，她又准备往地道洞口内跳。

令她感到恼火的是，她这次又没能下地道，因为她的胳膊被人牢牢地抓住了，使她动弹不得。

秦宝宝恼怒地一回头，见抓自己之人原来是二领主张子丹。顿时，她脸上的怨气消散了许多，她还不至于对张子丹发太大的脾气，而且她也知道张子丹肯定是有用意的。

果然，未待她开口问话，张子丹已抢先一步道：“宝宝，你不要命啦？”

秦宝宝道：“二领主何出此言？”

张子丹道：“方才冷小肝的话你听清楚了没有？”

秦宝宝道：“当然听清楚了，我又不是聋子。”

张子丹急道：“那你明知道下去之后可能有生命危险，为何还要……”

这一回，秦宝宝打断了他的话道：“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你是怕我下去之后有危险么？”

张子丹点头道：“是的。”

秦宝宝见他仍抓着自己的胳膊不放，她眼珠转了转，笑了笑，道：“既是如此，那你何不在我之前先下去试一试，那样我就不是没有危险了吗？”

张子丹一愣，他没料到秦宝宝会说这种话，使他有点措手不及。人人都知道生命是宝贵的，宝宝突然间让他去做死亡的游戏，使他懵住了，一时间竟答不上话来。

他并不是怕死，为了秦宝宝而死他就更义不容辞了。可死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，他得需要有个过程，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叫他去死，他觉得过于仓促了一些。

张子丹沉默不语，席如秀却如百灵般唠叨了起来。

只见席如秀走到张子丹的身旁，拍着他的肩膀，道：“老张，不要害怕成这样么，我不信你这样的好汉会被一个小小的地道给吓住。宝宝让你下，你就下，不要太优柔寡断了。”

席如秀的话说得很有水平，他的话中既有鼓励之意，又有嘲讽之味，使人听起来模棱两可，有火发不出。

张子丹与席如秀共事多年，他岂能听不出？

张子丹在心中暗骂道：“死胖子，你真是一个狡猾的狐狸，想要整我还没那么容易。”

想到这里，张子丹不露声色地道：“老席，你太抬举我了，像这样的大事应当是你最拿手的。”他的话一下子把席如秀推

到了“火坑”的边缘。

席如秀倒也不急，他不慌不忙地道：“哪里，这份头功应当属于你的，我怎好强夺呢？”

接着，他又道：“老张，你尽请放宽心，如果你下去之后遇到什么机关丢了命的话，我会每年烧纸钱给你的。”

张子丹不怒反笑道：“老席所言我张某甚为感激，不过……”

他的话还未说完全，席如秀已急不可耐地道：“不要拖拖拉拉的，有话尽管说，你都是快要死的人了，提的要求我们会尽量满足你的。”

张子丹心里这个气呀，可他仍未发作，继续说道：“不过，我死了之后会有一丝遗憾。”

一直在旁静观未语的秦宝宝实在是听不下去了，她插言道：“二领主，不要老说死呀死的，怪吓人的，我也不忍心看着你死去。这样吧，你们俩都不要争了，还是我自己亲自下去的好。”

宝宝此言一出，立即吓坏了众人，他们宁愿看到张子丹去死，也不愿看到秦宝宝身亡。

张子丹与席如秀二人更是惊得魂飞魄散，如果秦宝宝在他们的眼前跳进地道，而又不幸身中暗器的话，他二人有不可饶恕的罪责。

到时，恐怕不用卫紫衣亲自动手，他们周围的众武林豪杰也早就会将他俩撕成肉片了。

故而，在秦宝玉话刚说出口，身体还未来得及挪动之时，张子丹与席如秀二人同时以极快的反应速度，一左一右每人